

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如踩虎尾。

闻雨◎著

副省长神秘失踪之后……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高启

闻雨/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官/闻雨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2009.3

ISBN 978-7-80755-449-3

I. 高… II. 闻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50866 号

作 者:闻 雨

策划编辑:张国岚

责任编辑:申 强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-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-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-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三河市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424 千字 印 张:21

版 次: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449-3

定 价: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一章

1

北方省副省长谷川突然不见踪影。

一个普普通通的夏末之晨，淡淡的雾如梦如幻。

省城彩虹路7号，谷川家独居小院门前，此时显得格外落寞。他的坐骑，那辆挂着“北V00007”牌号黑色奥迪A6轿车，孤零零地停在那里。远远望去，有如静谧街路上遗落的一片秋叶。

三年来的每一个早晨，七时十七分，谷川副省长都会准时走出小院。与迎候在车门旁的秘书黄吮打过招呼，习惯地略一环顾左右，迅速坐进车里。随着奥迪轿车的起步，繁忙的一天便开始了。

不过今天，时间已经驶过八时，仍然不见谷川的身影。小院的院门紧闭着，没有丝毫开启的迹象。

探出小院墙头的绿荫里，几只蛐蛐在晨练。也许是睡意并没有完全消去，蛐蛐的噪音中多了些许无奈。

黄吮有些沉不住气了，在小院门前来回踱步。

三十岁的黄畋白净清瘦，架着一副眼镜，书卷气十足。作为秘书，他对谷川的性格、习惯，点点滴滴都了然于胸。黄畋担任谷川秘书已经三年了。三年来的近距离服务，他已经“近朱者赤”了。甚至，言行举止都有谷川的影子和痕迹。他很崇拜谷川，有如社会上所谓粉丝般的痴迷。

黄畋特别欣赏的是，谷川渊博的知识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力。更对他文学功底赞叹不已。甚至，黄畋认为，一位优秀的高级领导干部，就应该像谷川这样，文江学海，才兼文武。

精力始终十分充沛的谷川，绝对不会此刻还把自己扔在床上，懒在睡梦中的。黄畋相信自己的感觉。那么，是在和妻子卓娅大姐商量工作或者家事？也不可能。因为，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卓娅，昨天下午已经随省委书记王大法到西部的一个市调研去了。他们没有子女，家里没有其他人，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家事。

作为这个家庭的特殊一员，黄畋的心里在犯嘀咕，难道，是昨天上午突然降临的变故，把谷川击倒了吗？

昨天上午，省里召开全省经济形势分析会。因为省长章行湘在中央党校学习，省政府工作由省委常委、副省长谷川主持。根据省委安排，由谷川代表省政府在会上通报全省经济形势。会议即将结束时，省委书记王大法正准备做重要讲话，一幕绝无仅有的场面出现了。他的秘书钟大木匆匆地走上主席台，请王大法书记到后台去接一个电话。十分钟后，王大法书记又回到主席台，开始发表讲话。参加会议的省委、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领导以及各市市委书记、市长，省直各部委办局主要负责同志，都感觉到一定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。因为，作为省委书记，中断会议去处理的，一定是非同一般的重大事项。

慷慨陈词的王大法如常，内心世界不为人知。但是，坐在他身边的谷川，还是从王大法书记凝重的神色中，感觉出一丝不安。

果然，会议结束后，王大法书记把谷川留了下来。二人在主席台后面一侧的休息室里坐定后，王大法书记望着谷川默默无语，目光中依依不舍。

“大法书记，”谷川歉意地把目光移开，声音中有些苦涩，“有什么你就直接说吧，我也是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了……”

钟大木和黄畋，两位坐在外间沙发上的秘书，听到谷川这句话，立刻紧张地屏住了呼吸。也许由于职业的特殊，他们二人敏锐地感觉到，一定有什么重大变故发生。并且与谷川有直接关系。

王大法书记说：“谷川同志，刚才，我中断会议，是去接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。关于……关于龙凤水库工程重大安全生产事故，国务院有关领导认为，作为龙凤水库工程建设的领导者、省政府分管水利工作的副省长，你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……”

龙凤水库，是建国以来北方省最大的水利工程，总投资 120 亿元人民币。作为工程的组织领导者，谷川可是把心都操碎了。可是，一个月前，正在进行的工

程，突然发生了局部土方塌方，造成了16人死亡……这一重大事故，经媒体的广泛传播，一时举国震惊。

“谷川同志，中央通知省委，你……暂时停止履行副省长职责……”王大法书记的声音和缓，“暂时的，并不是最终决定。组织上之所以停止了你的工作，我想，主要是为了强调中央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决心，彻底扭转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局面。省委认为，你……在履行岗位职责上，是尽心尽力的，是有成绩的，省委是满意的。我们会继续向中央反映情况。”

“谢谢大法书记，谢谢省委……”

“国务院调查组，还在对事故进行深入调查，还没有对责任最终认定……”

“谷川同志……老谷，省委希望你能够端正态度，正确认识和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。你是从基层，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的高级干部，思想层次和政治觉悟以及党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要正确对待……”

“大法书记，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，请组织放心……”

“……你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，我在这里再强调一次，这还不是最终的处理。关键是要提高思想认识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以便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利用这一段休息时间，静下心来，好好总结总结自己，反思反思，对自己、对党的事业都有好处……还有……这两年来，不断有群众向中央反映……反映你在家乡远山工作时，热衷于搞政绩工程，并且，因为工程质量问题，导致红枫湖大坝决口。这些情况，其实我作为省委书记，早就该和你沟通……”

“红枫湖？”

“是的。红枫湖，名字很美啊，可惜过于偏远交通不便，我来北方省工作几年了，远山县去过，红枫湖却始终没有去过……”

“我……二十多年没回家乡。”

……

谈话结束后，省委书记王大法和谷川在休息室门口紧紧握手。

“这些年鞍马劳顿，该调整调整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。”王大法书记用另一只手拍了拍谷川的肩膀，尽量放松语气。

“请组织上放心，请组织上放心……”谷川苦笑着连忙表态。

分别，有些悲壮……

省委书记王大法和副省长谷川昨天分别的一幕，深深地印在黄畋的脑海里。

此刻，黄畋似乎恍然大悟。今天的谷川，已经被停止履行副省长职务，已经没有“工作”。自然，也就不需要准时走出自己家的小院，去忙忙碌碌地工作了。

想到这里，黄畋感到心里一阵创痛。他心里十分清楚，对谷川来说，工作和生命是有同样的意义的。

尽管知道，谷川从来不需要安慰，他内心里对同情有着本能的拒绝，黄畋还是决定到谷川的身边去。哪怕是什么也不说，默默地陪伴在他的身边。作为秘书，黄畋觉得，自己和谷川已经超越了工作关系。那依依的亲情，已在不知不觉中凝结。

黄畋摁了摁门铃。

稍许，徐大爷前来开门。他是谷川家的厨师，同时负责料理一些家务。黄畋有时开玩笑，称他为“大内总管”。他也偶尔称黄畋为“黄大太监”。二人很熟悉，相处十分融洽。

“黄秘书。”徐大爷一把将黄畋拉进门，又赶忙把门关上。神色慌张，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
黄畋直盯着徐大爷的脸，想发现什么。

徐大爷神色有些凄然。叹气，摇头，却又什么也不说。

黄畋很理解徐大爷的心情。同在领导身边服务，长此以往，便不可避免养成了慎之又慎的性格。但是，互相间心是相通的。

“徐总管，谷省长在卧室吗？”黄畋轻声问，力求不让徐大爷察觉自己心中的不安。

徐大爷望了望院中小楼。二楼那个熟悉的窗口，窗帘紧合。他摇了摇头，又叹了口气。

“怎么？今天早晨你没见到谷省长？”

“唉……根本就没见到他的身影，他早餐都没有吃。”

2

省政府办公厅办公楼，是一栋俄式建筑的三层小楼。掩映在园林的绿荫之下，寂静而清幽。

依惯例，省政府办公厅设综合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处，分别为省长、副省长服务。

苏诗茵，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三处处长。每天早晨七点十七分，她便准时来到办公室。处里七个人，就她一位女性。尽管年龄不同，经历各异，但是，兄弟们对她这位“处座”还是十分拥戴的。综合三处令兄弟处刮目相看的是，漂亮的女处长至今待字闺中，处员们皆为单身。似乎，三十二岁的处长名花无主，光棍弟兄们皆不忍心寻芳。大家都在默默地坚持，竞相表现着高风亮节。

苏诗茵聪慧大方，身材高挑，优雅的气质中透着几分男人的洒脱，又写得一手好文章，很让机关同事们羡慕。她的综合三处，是专门为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谷川副省长服务的。因此，处长苏诗茵便被机关里的同事称为谷川的“大秘书”。三年来，谷川感觉综合三处用起来得心应手，配合十分默契。特别是对处

长苏诗茵更是欣赏有加。

今天早晨，苏诗茵打开办公室的门，感觉屋内的气氛有些悲怆，有些压抑。弟兄们各就各位，却没有往日见到处座如沐春风的喜悦。默默地对视着，目光沉寂而悠远。

苏诗茵感觉到了沉重。

她什么也没有说，在这令人窒息的目光中穿过，走进里间自己的办公室。没有坐在办公桌前，没有打开电脑，而是朝向窗口。

也许，只有窗外那一抹淡淡的色彩，那有些倦意的晨风，能够舒缓此时苏诗茵心中的愁怅。

昨天下午，谷川被停职这个目前尚在保密的消息，便在省府大院中传开了。各种议论也如季节的气息，迅速弥漫开来。

按理说，像省政府这样的高层机关是拒绝小道消息的。道听途说，在这里是不应该有任何市场的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近些年来，有的时候一些传说却如冰河下的汨流，在无人察觉中萌动，如皑皑白雪下没有消失的绿色痕迹，在不为人知中顽强地浸淫。

昨晚，苏诗茵彻夜未眠。

关于谷川被停职的真实原因，众说纷纭中可集中到两点。其一，是政绩说。主要是说谷川是典型的“政绩工程”干部。一路走来，每每升迁，都是靠政绩工程支撑。政界人都十分清楚，政绩与政绩工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为官从政，自然要建功立业，要有政绩。可是，政绩工程却是个别领导为了个人升迁，侵害老百姓的利益，不切实际地打造所谓的“面子工程”、“形象工程”。持这种观点的人津津乐道，称谷川成也政绩工程，败也政绩工程。其二，是阴谋说。主要是说，明年省委、省政府领导班子换届，既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、又有魄力的谷川副省长，水到渠成要接任省长，坐到省政府一把手的位置。特别是不久前，中央考核组已来北方省进行了推荐考核工作。作为省长人选之一，中央考核组对谷川进行了重点考核。正因为这个水到渠成，使他过早地突出出来，成为竞争者的众矢之的。有人叹息说谷川锋芒没有藏住，犯了政界大忌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？谷川的悲剧，是被对手借题发挥，欲置于死地。

总之，谷川功败垂成，中箭落马，似乎已成定局……

但是，在谷川身边工作三年的苏诗茵，却对这些传闻嗤之以鼻。她认为，这些认识未免过于肤浅，过于庸俗，过于小人之心。谷川副省长目前仅仅是因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而暂时停职，很单纯的，不应该有什么深层次原因，更没有什么阴谋阳谋。况且，事态还在发展中，并没有最终结论，自然不意味穷途末路。她坚信自己的判断。

昨天深夜，苏诗茵几次拿起电话，想安慰安慰谷川。凭着自己的直觉，她相信，现在的谷川最需要的，也许正是她的慰藉，哪怕仅仅是一声问候。但是，踌

躇间，她又放弃了。因为，毕竟自己不过是谷川身边的工作人员而已，思想和境界不在一个层次上。何况，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谷川和夫人卓娅大姐感情有些距离，不能在这样的时候忙中添乱。想到这里，她又放弃了给谷川打电话的想法……

苏诗茵依旧面对窗外的景色，处里新调来的小干事走了过来。

“处长，这个讲话稿怎么办？”小干事怯怯地问，手里拿着的是一份打印好的文稿。

苏诗茵知道，原本今天上午十时，省政府召开一个座谈会。会议的内容，是专题研究农业产业化问题。这个讲话稿，就是昨天准备好的，供谷川在座谈会上讲话使用。

“先放你那里吧。”苏诗茵看了一眼讲话稿，心里酸酸的。

“他们……让我请示您，今天的工作……”

“今天处里的工作？今天全处学习昨天谷川副省长在全省经济分析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。”

“……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！”

“……谷省长昨天的讲话，是咱们……起草的……”

“我们起草的怎么啦？我们起草的更应该认认真真学，学深学透……”

“……是，处长。”

小干事走了。望着他的背影，苏诗茵又觉得不忍，自己的态度、自己的语气似乎不够和缓。处里同志的疑惑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作为专门为谷川副省长服务的综合三处，眼下确实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。

想到这里，苏诗茵觉得心里很难过，从未有过的悲哀。

突然间，苏诗茵感觉很茫然，也很疲劳。她赶忙坐在沙发上，想闭上眼睛休息休息。

茶几上的盆景《枫林唱晚》映入眼帘，苏诗茵顿时为之一振。这盆盆景是去年秋天谷川送给苏诗茵的。那一次，苏诗茵陪谷川赴香港招商。闲暇时，谷川带苏诗茵去拜访一位“枫友”。那位“枫友”是香港著名的盆景艺术家，潜心于盆艺研究数十年，很有造诣，佳作层出不穷。《枫林唱晚》的红枫林盆景，是他的得意之作。他用17棵大小枫树植株，有主有次、参差有序地分成两组，拼成一幅红枫林的壮景，给人一看便产生了“一树红枫满是叶，翻疑无叶满是花”的感觉，真是如诗如画，令人陶醉！听那位老“枫友”介绍说，这盆《枫林唱晚》，是以杜牧《山行》中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诗句为创作题材的，用北京的香山红叶和加拿大的红枫林的自然景观作参考，运用缩龙成寸的艺术手法，创造出这“枫林唱晚”的胜景。让人看后，仿佛置身于其中，观赏着那入秋黄栌换上的时装，穿红披锦，漫山红遍，夕阳映照，如火如荼。无

疑，杜牧凭着他的灵感，用文字音韵写出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千古赞颂的诗句，而这位“枫友”则以树林为材，构造出这件有生命艺术的“立体画”。假如杜牧能活到如今，见到这件力作，也许会停车去观赏，沉醉于枫林，流连而忘返。这位年迈高龄的“枫友”，一直过着充实又从容的晚年生活。他把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情操，寄托于盆景艺术之中。融情入景，造景抒怀，表达自己生活的情怀。

回到北方省后，谷川见苏诗茵对《枫林唱晚》爱不释手，虽然有些舍不得，还是慷慨相送……

就在这时，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。

电话是谷川的秘书黄旼打来的。因为工作联系密切，苏诗茵经常称黄秘书为政委——综合三处的政委。

“苏处……”

“请讲，黄政委，有什么指示？”

“谷……谷省长失踪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谷省长不见了……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

“是真的，我现在在他家里，你快过来吧。”

“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”

3

坐在谷川家一楼客厅沙发上的黄旼，正沉浸在沮丧之中不能自拔。门被轻轻推开了，苏诗茵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。

见苏诗茵来到自己面前，黄旼朝身边的沙发点了点头，示意她坐下来。

苏诗茵一声不响地坐了下来，也不去理会黄旼，顺手从拎包中找出一本杂志，饶有兴趣地读了起来。

似乎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黄旼不解地看着把头埋在杂志里的苏诗茵，心里想，这位比自己大两岁的女处长，此时怎么表现得如此沉稳？难道，她不知道事态的严重吗？二人同为谷川服务，任务类似，责任相同。而眼下的情况是，他们为之服务、朝夕相处的副省长谷川大人突然消失。于工作，于私人感情，现在最为焦虑的，应该是他们哼哈二将才是。

“诗茵大处长。”黄旼忍不住了，轻声叫了一声。

苏诗茵仿佛没有听到黄旼的声音，依旧沉醉在阅读的情绪中。

“苏处，别‘秀’沉稳了，我知道，大美女，你始终在维护自己的形象。”

黄畋见苏诗茵不理睬自己，便提高了声音。并且，话语中含有一丝讥讽。

苏诗茵似乎被惊醒了，问：“黄畋，难道……我的靓丽，还需要刻意维护？本小姐，这叫天生丽质。真没想到，你这谷川副省长的得意大秘，关门弟子，审美观竟然迂笨到如此地步。痛心啊痛心，我真的没想到，你会成为近代史中最为典型的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近朱不赤的典型。”

“我想说的是，你是女中豪杰，每临大事有静气，这是人人皆知的。你的优秀素质，已经使你在仕途中得益，并且将继续发扬光大。当然，你要尽力维护，并且不断完善，使之尽美……”

见黄畋的情绪有些激动，越发认真起来，苏诗茵这才微笑着站起来，有些夸张地扭动着腰肢，派头十足地说：“黄秘，我正在读但丁的《神曲·第十三歌》。你感兴趣吗？”

黄畋迷茫地瞪大了眼睛，觉得自己曾经熟悉的苏诗茵，突然变得十分陌生起来，有些不可思议。

“哈比鸟以它的树叶为食料，给它痛苦，又给痛苦一个出口……”苏诗茵毫不理会黄畋的迷惑，继续着自己的思绪，“受啄是痛苦的，但却给了原有的痛苦一个流淌的出口。以皮肉之苦来释放内心的痛苦，痛苦之深可见一斑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？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难道你不愿意倾听下去吗？”

“苏处，你再稳重，也不至于麻木吧？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我们的谷川副省长不见了，突然人间蒸发了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从昨天下午开始，谷川副省长已经暂停履行职务了，也就是说，他如今已经不是副省长了。难道，一个普通人不该有属于普通人寻常的空间吗？”

苏诗茵的轻描淡写，让黄畋吃惊得张大了嘴巴。

“苏处，谷川即使停止履行副省长职务，也是高官啊。何况，暂停职务，并不是解除职务！再说，他还是省委常委嘛！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“在这一特殊时期，谷川副省长的言行，一举一动，都影响很大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按照标准的表现形式，他此时应该闭门思过，应该痛哭流涕，应该悔恨自责……以此赢得组织上的理解和人民群众的同情，以便尽早官复原职……”

“这样看问题就对了，谷川副省长毕竟是高官，我们二人也毕竟在高位，不

能用一般认识和思维看待和处理问题……”

苏诗茵见黄畋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意思，便叹了口气，苦笑了笑，问道：

“黄秘，黄副官……”有时候开玩笑，苏诗茵称黄畋为谷川副省长的副官。

“我想，目前最为重要的，是立即将谷川副省长失踪的情况向省委，向王大法书记报告。”黄畋看着苏诗茵的眼睛，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征求她的意见。

“你能确定谷川副省长失踪？”

“百分之百！”

“怎么证明？”

“家里没有，又不可能去办公室。”

“你是想说，你怀疑谷川副省长……一时想不开，出现意外？”

“不敢想象……”

“畏罪潜逃……自杀身亡，自绝于人民？”

“不是的，我相信谷川副省长的为人……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我的脑袋很乱……”

“我不是说过嘛……是但丁说的，给痛苦一个流淌的出口……”

“求求你，大小姐，别让我触摸如此儿女情长、多愁善感的情绪了，现在可是火烧房子了……”

苏诗茵又坐回到沙发旁，问：“告诉我，小男生，谷川副省长不见了的消息，目前有谁知道？”

“目前……我、你……还有徐师傅。”

“黄畋，我再强调一遍，谷川副省长身处高位，也是组织观念很强的人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有责任为这件事情保密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同时，也不可因为我们的惊慌失措，使得问题复杂化，雪上添霜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秘而不宣？”

“对。这样，最起码，对稳定大局有益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类似历史小说中的皇帝驾崩，密不发丧……”

“大同小异。”

“目的是留有充分余地……”

“官场高处，需要这样的艺术。”

“我有些明白了，女强人……”

“原因是，你我二人，是最没有理由怀疑谷川副省长的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？”

“我的看法，首要的是，我们二人要泰然处之。”

“风过水无痕？”

“对，沉着面对，一如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同时，寻找蛛丝马迹……”

“尽可能……继续为谷川副省长服务……”

“对……”

黄叟点了点头，同意苏诗茵对局势的分析判断，赞同她提出的对策措施。

二人一起上楼，向谷川设在家中的办公室走去……

他们希望，能在谷川家中的办公室里，发现类似“遗书”性质的什么东西，以便解开谜底，知悉他的去向。

第二章

1

尽管黄畋和苏诗茵很努力，刻意封锁副省长谷川突然失踪的消息，但是，正在一个省辖市调研工业企业对外“嫁接”工作的省委书记王大法，还是通过特殊渠道，及时得到了情报。

对于谷川的失踪，王大法书记自然高度重视。他马上让秘书钟大木给省安全厅厅长于化龙、公安厅厅长李克难打电话，请他们即刻到自己在调研的这个城市。

省公安厅厅长李克难和省国家安全厅厅长于化龙接到通知后，迅即采取最为快捷的交通方式，赶到省委书记王大法身边。此刻，这两位肩负特殊使命的重要人物表情严肃，并排站立在王大法书记面前。他们心里十分清楚，省委书记紧急召见，一定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。虽然还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知道王大法书记将要交给自己的任务，但是，两位长期工作在重要岗位的高官，感觉到了屋内气氛的凝重。

李克难观察着王大法书记的神情，在心里分析判断着即将接受的命令。根据

以往的经验，他断定，一定是发生了或即将发生重大刑事、治安案件，省委书记急令省公安厅采取相应对策措施。作为全省公安战线一把手，典型的北方大汉，李克难已成竹在胸。只要王大法书记一声令下，即使再复杂的案件，再恶劣的局面，他都能够化险为夷，克敌制胜。

于化龙凝神静气。身为全省国家安全部门的首脑，长期工作在隐蔽战线上的他，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一种特有的稳健，处变不惊，声色不露。

王大法书记请匆匆赶来的二位部下坐在自己面前的沙发上。

“请你们二位马上赶到我这里来。是因为……因为谷川副省长的事情。”王大法书记简单介绍了谷川突然失踪的情况，然后说道，“我已经将发生的情况，向中央作了汇报。中央领导同志，对此非常重视，指示我们要采取得力措施，不惜一切，全力以赴查找谷川同志下落，并且要确保他的人身安全。中央领导还指出，如果需要，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可以配合我们的工作。”

虽然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，但是，听到谷川副省长突然失踪的消息，李克难还是震惊不已，始料不及。他心里清楚，建国以来，现职副省级领导干部突然失踪，在全国是绝无仅有、史无前例的。

于化龙依然是不动声色，陷入深思状态。

“你们二位分析，谷川同志到底去了哪里？”王大法书记轻声问道，努力使气氛轻松些。

短暂沉默后，李克难首先发表自己的意见：“大法书记，这个案件……谷川副省长的失踪，无非有这样几种可能。一种可能是，谷川副省长一时想不开……”

见李克难顾虑重重，王大法书记微笑着朝他点了点头，鼓励道：“克难，不要有负担，说下去，没有关系。为了尽快找到谷川同志的下落，确保他的人身安全，可以大胆分析，大胆预测嘛。”

“我是纯粹从一般案件的角度分析，虽然谷川副省长的思想觉悟很高。”李克难解释道，“我的假设是，谷川副省长失踪的一种可能，是一时感到委屈，一时……想不开……悄悄出走了……到什么地方暂时隐居起来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谷川同志想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休息，整理整理思绪，思考思考问题？”王大法问道：“这个可能是有的，也是我所希望的。”

“……第二个可能……可能不大乐观。”李克难继续说道。

“你要说的是，第二个可能是谷川同志一时想不开，自寻短见？”说到这里，王大法书记的神色严峻起来。

“是的，王书记，这个可能是存在的。”李克难的声音明显低了下来。以王大法书记的判断，这种可能虽然存在，但可能性不是很大。依他的了解，谷川不缺乏对事物的判断力，心胸也比较宽阔，不至于在自己的事情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，就如此消极地放弃。他应该清楚，如果自己真就这样自杀身亡，对他的一

生，无疑是彻底的否定，对省委省政府的影响同样是极为恶劣的。谷川作为一位位高权重的高级领导干部，不会这样不负责任的。

“那么，第三种可能呢？”王大法书记又问道。

李克难回答说：“第三种可能，是谷川副省长急于向中央说明自己的问题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谷川同志进京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？”王大法书记问。

“有这种可能……”李克难回答。

王大法书记认为，这种可能性非常小，几乎是不存在的。省委对谷川的问题，是非常积极的，就是出于爱护和关心的目的，积极配合国家调查组，查清事故原因。这一点态度是十分明确的，谷川本人也是十分清楚的。谷川是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，他应该明白，相信组织，依靠组织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身为省委常委的谷川，不可能抛开省委，独自向上级反映什么情况。

“还有一种可能……”李克难看了一眼身边的于化龙，“是老于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谷川同志会叛逃国外？这种可能不存在！”王大法书记肯定地说道。

于化龙点了点头，什么也没有说。

“李克难同志，于化龙同志，”王大法书记站起来，郑重地说道，“你们二位到来前，我和省委其他几位常委，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。省委决定，立即成立专案组，寻找谷川同志下落，并予以保护。专案组组长，由李克难同志担任，于化龙同志适当配合。专案组立即开始工作，并将工作情况向我汇报，一日一报。同时，省委要求，对这一情况予以严格保密！”

李克难点了点头，表态说：“王书记，我们省公安厅坚决完成任务！”

“大法书记，国内所有边境口岸和重要交通枢纽，已经根据我们国家安全部门的协查要求，启动了布控措施。我们省国家安全厅在认真履行自己职能的同时，会积极配合省公安厅的工作，请省委放心！”于化龙说。

“好，你们马上行动吧！”王大法书记说道。

2

凌晨四时四十五分，省公安厅刑侦部队副大队长于天一，接到厅长李克难的电话。在电话里，李克难要求于天一火速赶回厅里，接受重要任务。

正在市郊指挥侦破一起重大杀人案的于天一，把手头的工作简单交代给其他人后，立即驱车风驰电掣，赶了回来。在全省公安系统，于天一有福尔摩斯称号，不管多难的案子，只要他参与，总是能够得到侦破。于天一对刑事侦察工作情结浓重，每遇案件便兴奋不已。伙伴们都说，越是重大案件，于天一越斗志昂

扬。

接到李克难交给的任务后，于天一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。寻找一位失踪副省长，让他认识到了责任的重大。

李克难告诉于天一，省委决定，对谷川副省长失踪立案侦查。案件由李克难负责，专案组代号为“7.25”专案组。七月二十五日，是发现副省长谷川失踪的日期。

在于天一的记忆中，七月二十五日似乎是个很不吉利的日子。也许是巧合，连续三年，在这一天里全省都发生过重大刑事案件。今年的七月二十五日——前天夜里，市郊的一家企业金库被犯罪分子抢劫，五名保安人员被杀害，一百多万元人民币现金被抢走。犯罪分子逃跑前烧毁了这家企业的大部分厂房，致使案件的侦破难度加大……

离开李克难办公室时，于天一已经披挂上阵，担任“7.25”专案组副组长。于天一立即把刑侦总队警官李东东和张道乙找来。李东东和张道乙是总队的骨干队员，也是于天一侦破重大案件时的得力助手。

就在于天一的办公室里，三位伙伴关上门，没有什么客套，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分析起案情。

于天一和他的两位助手，有着一个共同点是，三个人都有着英俊、魁梧的外形，更有敏捷的思维和锐利的判断力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只要发生重大刑事案件，他们三个人总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勘查现场。

经过认真研究，于天一和两位助手统一了思想认识。他们认为，作为一起失踪案，本案应循正常侦破程序和模式开展工作。考虑到失踪者是省委常委、副省长这一特殊因素，以及省委关于侦破工作高度保密的要求，专案组在案件侦破的全过程中，采取相应加密措施。

于天一觉得，在和两位助手沟通分析后，他对案件的侦破工作，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，同时，也有了足够的信心。他说：“我们‘7.25’专案组，现在正式开始工作。我的意见是，立即组织技侦、治安、网监等部门，会同各市公安局，采取调查取证、摸排询问、串并侦查及技术侦察等工作措施，全警联动、开展排查。在一些重点地区和部位，由当地公安部门紧急抽调一批政治觉悟高、业务素质强、群众工作扎实的骨干民警，分班编排进行深追细查。可以通报失踪对象的年龄及体貌特征，但对可能泄露谷川副省长身份的信息，予以保密。”

按照于天一的指示，李东东、张道乙立即开始布置安排。一道道指令，通过电波，从省公安厅威严耸立的大楼里发出。不动声色间，一张巨大的网络已经悄悄张开……

整夜未眠的于天一没有丝毫睡意。也许是职业的原因，于天一每接到重大案件，大脑便始终处于亢奋状态，可以连续十几个昼夜不合眼，直至案件告破。而完成任务的他，顷刻间又整个人都垮了下来，躺在床上连续三天三夜不睁眼。